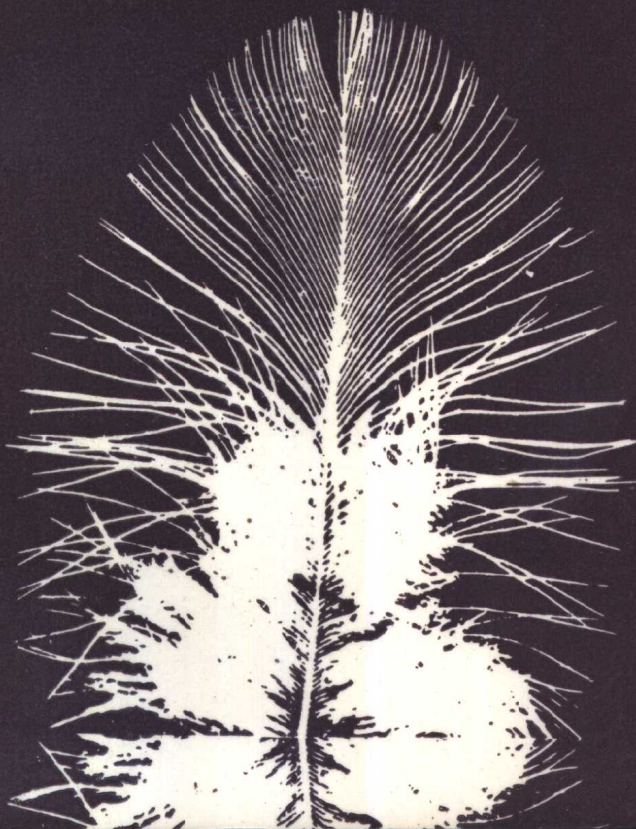


人驚不語

拾風



语 不 惊 人

拾 风

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

(沪)新登字107号

语不惊人

拾 风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永福路123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 插页 3 字数 209,000

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,800本

ISBN 7-5320-2546-2/G·2481 定价: 3.30元



拾玖

序

查 志 华

拾风，好名字也。宜写杂文。

何以见得？

杂文的宗旨就是针砭时风，是专门对“风”发言的一种文体。

风是个奇怪的东西。我们天天被它吹拂，无日无之。但要认真找起来，却是寻之不见其踪，迎之不觉其来。

不识时风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风中。

如今，有一个人，似乎是站到了风的外面，将这“风”的来龙去脉——指点给我们看，使我们身在风中而知风。这个人就是拾风。

拾风先生如今是担任着天气预报员的角色。他不仅向我们报告大风、季风，他也向我们预报“起于青蘋之末”的微风、小风，使我们能见微知著，防微杜渐。只是拾风先生的预报，准确率很高，有点像《小港渡者》中的那位渡者，对此我们不知是应该高兴呢还是应该悲哀？不幸而言中，智者过得并不愉快。

说拾风先生站在风外，其实这是不确的，拾风先生和我们一样天天生活在时风中。他无处可逃，因为没有桃花源。即使有桃花源，那源中也还是要刮风。

有一个故事。讲一个年轻和尚，初入佛门时决心很大，没过一两年，却还俗到一所大学读书去了。问其原因，他说：“静中求静不算静，动中求静才算静。”这是当代的一个真实故事，记得是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熙梅教授讲给我听的。

以此事的启发来衍化变通，风外说风是一种境界，海外的观光客和自封的道德家是其代表。拾风先生在风中。一个流行的“见马克思去”的口头语，一番十二生肖轮流赞的社会现象，一双小鞋，一道作文怪题，都比我们见得深，见得远。拾风先生风中说风又是另一种境界了。

先生对“语不惊人”似乎有些偏爱。他已三用其名。第一次是在解放后的《新闻日报》上，他用“语不惊人集”作了他的专栏名字；四年前，梅开二度，《新闻报》请他在副刊上开专栏，他就来个“老店新开”，重又将“语不惊人集”的牌子挂上。此次编选个人杂文集，他又将其用作了书名。

“语不惊人”可以看作是拾风先生的写作宗旨和美学追求。先生解释说，“语不惊人，并非谦辞，它的经营特色也在此。这里没有高档家电，只有纽扣针线；没有烧鸡牛排，只有油条菜饭；也不备‘味道好极了’的雀巢咖啡，只有苦涩的大碗茶；也不经营时令补品，但退热片、清凉油却是常备不缺的。一句话，平凡而又平凡。”

杂文作者常易犯的毛病是自以为是，居高临下，耳提面命，以教育家自居。

先生对这些弊病深恶痛绝，他说：“我从没想到以文训人。”他用朴素平凡的语言和平等待人的态度写他的杂文，深受广大读者喜欢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叙事作文，用朴素平凡的语言其实比用夸张惊人的语言难度更高。所以中学生喜用

形容词，学问大家如钱钟书、叶圣陶者反倒用了普通字眼。治好一个病，几毛钱一把草药和千把元的高档进口药品，岂不是前者更有本事？

先生名字中的第一个字“拾”，是个很有意思的字。鲁迅先生用“朝花夕拾”作他散文的书名，毛泽东同志用“收拾金瓯一片”来填他大胸怀的诗词。这“拾”字实在艺术得很，给人以举重若轻、轻轻一握的感觉。生活中那些呼风唤雨、捕风捉影之人，哪经得起先生用笔轻轻一拾？

先生是四川人。四川人好辣，这可以川菜为代表。四川人好谐，这可以苏东坡为代表。我采访过的美学家王朝闻先生，也是一位诙谐风趣的四川人。四川人不仅文人好谐，连普通老百姓也会谐，所以四川办的通俗刊物就叫作了《龙门阵》。江山好改，本性难移。由此拾风先生的文章就带上了辣，又带上了谐。不过辣易谐难，谐是一种高级智慧。眼下不少杂文辣而不谐，就是因为缺少了这种智慧。

我们现在阅读先生的杂文，觉得是在欣赏一张名画，文前的那个名字，无意中也就成了那一方亮人眼目、使人赏心的红泥印章。其实，拾风不是本名，据他说，这个笔名已用了五十年。当初信手拈来，只求别与人同，并无深意。杂文也不是“专业”。先生是一位记者，近二十年又成了著名的剧作家，昆剧《蔡文姬》和《钗头凤》就是他的代表作。只是因为他的杂文量多质高，且又发在容易见到的报刊上，讲的又是人们想讲而又讲不出来的心里话，所以读者记住的首先还是杂文家拾风。在读者的心目中，拾风之名与拾风之杂文早已结下不解之缘，且互相缀映，浑然一体了。

拾风先生写了近一辈子杂文，产量数以千计，这次是从

“文革”后发表的文章中选出的一小部分，真正的厚积薄发。日前，先生来电嘱我为他这本《语不惊人》写序，实在出乎我的意料。先生是我国新闻界著名前辈，我是晚辈；先生是名人，我是普通人。写序一事于情于理上都颠倒相反。我一再推谢，但先生却铁定坚持，理由是：他希望他的作品首先能得到中青年的认可。先生此言不虚，他对上海教育出版社文科室的唐发铨和鲁萍这两位中青年编辑，同样表示了充分的信任和尊重；唐、鲁两位也不以我是无名之辈而嫌弃。多次相邀，我只得恭敬不如从命了。

好在序这样东西，虽然排在全书的首位，其实只是大观园入门处那块题着“曲径通幽”的镜面白石，起一起挡景的作用。一入园中，人们就为里面的景色所陶醉，谁还会记得园门口那块呆立的石头呢？

写于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八日

目 录

●序·····	查志华
●语不惊人集·····	1
●读曹操遗书有感·····	8
●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！·····	10
●韩琪可取·····	14
●李元纁的一句壮语·····	16
●人·鬼·神·····	19
●重提“省长下马”·····	21
●推荐一个好标题·····	23
●成人不妨一唱的儿歌·····	25
●陈总典范长存·····	26
●“马牛羊”与鞭炮·····	23
●“更正”更不正·····	30
●麻雀的胃囊和人的耳朵·····	33
●奶娘的遗言·····	34
●人之异于禽兽·····	36
●介绍一篇短文·····	37
●并未过时的笑话·····	38
●蒲松龄忽交“红运”有感·····	41
●关公还在战秦琼·····	43
●有感于名剧失传·····	46
●一篇投寄错了的稿件·····	49
●“优生”与“近亲联姻”·····	52

● 松、鹤、鸳鸯小议	54
● “见马克思去！”	56
● 令人爱恨交集的退思园	58
● 此公是不应忘记的	60
● 见“材”起意	63
● 高邮人办的一件大好事	65
● 从华容道想到学与思	67
● 时间从来是金钱	69
● 杨衙内吟诗简评	71
● 由血缘兼谈姓名之禁忌	73
● 大树原从盆栽来	75
● 窦二东其人其戏	77
● 怪题不如无题	79
● 川中市场拾趣(一~五)	81
● 老对联的新生命	85
● 抱猴拍照	88
● “迪斯科”退烧以后	89
● 神话·神女	90
● “星火”与“渔火”	92
● 岳飞后代入伍小议	93
● 小夏因何发福	95
● 游昆明金殿一得	97
● 银幕的“雅观”	99
● 从“恭喜发财”想到范蠡	100
● 读《贾奉雉》一叹	103
● 郭子仪训子	105

●子陵钓台念斯人·····	107
●知子莫如陶朱公·····	109
●人不言之可畏·····	112
●“亡羊补牢”迟也不迟·····	115
●川剧《潘金莲》之我见·····	117
●唱就唱吧！·····	119
●直言者也有沉默时·····	122
●武大何辜！·····	124
●名！名！名！·····	126
●如果没有十二生肖·····	128
●《喻培伦》脱稿之后·····	129
●范纯仁的“风度”·····	132
●莫把北京当帝京·····	133
●闲话发型·····	135
●陈嘉庚的公与私·····	138
●“出水文物”杂议·····	140
●安息吧，鲁迅！·····	142
●宿介可恶不可杀·····	143
●“偏狭”和“宽宏”·····	144
●情与法·····	145
●讨价还价学·····	147
●忍痒难·····	149
●“名士”轶闻·····	150
●且说“奔竞”·····	153
●一个古老的笑话·····	155
●不必喟然·····	157

●爬行治疗法·····	158
●山蝎上席与青蛙出口·····	159
●超人的喝采艺术·····	162
●破鞋帽出口的反馈·····	164
●也论“唐诗菜”·····	166
●石能攻玉莫问山·····	169
●“原因尚在调查中”·····	171
●重提《重提“省长下马”》·····	172
●补一点感触·····	174
●捉刀者言·····	176
●为这则“社会新闻”叫屈·····	179
〔附〕《解放日报》3月23日的一则新闻·····	182
●猫铃·····	183
●容天下难容之士·····	185
●返祖与超前·····	187
●曹操因何痛哭郭嘉·····	189
●国际电影节参赛小议·····	192
●“看不懂”正是“风格”·····	194
●乔玄与蒋干·····	195
●“魂断蓝天”和“水漫金山”之类·····	196
●“蔚兰现象”的启示·····	199
●寒苦诗人墓偏多·····	202
●稿酬我见·····	204
●七里三与五里三·····	205
●三军未动先扯皮·····	207
●贺“上海姑娘”夭折·····	209

● 强弩之末在亮肉·····	211
● 令人吃惊的音乐会·····	212
〔附一〕音乐会还在进行·····	213
〔附二〕三种“新闻观”·····	216
〔附三〕司法部规定·····	217
● 徐文长论跌交·····	219
● 意外收获种种·····	220
● “特大”一疑·····	222
● “宰相戏”二题·····	223
● “康华”的“生育说”·····	225
● 一桩“公子案”的启示·····	226
● 秀才与商贾·····	229
● 官司尚未了结·····	231
● 冷眼看奇文·····	233
● 枪声的迷团·····	236
● 关于倪献策的新闻·····	238
● 金像奖和裤子·····	239
● “黑匣子”的愚弄·····	240
● 送别德里克·····	242
● 偏食·····	244
● 给咸龄记上一笔·····	246
● 推销甚么? ·····	248
● 从此人想到獠·····	249
● 《小港渡者》的辩证色彩·····	250
● 闲居细语集·····	253
● 过热的“外嫁”·····	259

●议一议“公车进香”	262
〔附一〕《新民晚报》1月27日新闻	263
〔附二〕《新民晚报》3月9日新闻	263
●知耻仅仅近乎勇	265
●顺口溜的启示	266
●甜而又涩的童言	267
●“大光明事件”杂感	269
●带娘的“滩骂”	272
●我看《潘月樵传奇》	274
●书可消夏	275
●为“曾剃头”翻案?	277
●废洞新开小议	280
●愚公与管仲	282
●天童寺一对联	284
●令人毛发直竖的史料	285
●对一则新闻的评说	286
●“半跪服务”	288
●请朱舜水归国	289
●“前事不忘”君莫笑	292
●刚毅的“历史恩怨”	294
●“妙棋”不妙	296
〔附〕出口“文化”大有可为	298
●掌声与唾沫	301
●小鞋之谜	304
●杂说“肚皮”	306
●李世民的脾气	308

语不惊人集

老店新开(前言)

《新闻报》老友念旧,同意在副刊“湖心亭”寸金之地,划出一块豆腐干大的地皮,让我开设自产自销的小铺子,即日起正式挂牌了。

“语不惊人集”是曾经在前《新闻日报》上用过的老招牌。是时也,政治、经济讲究集中、统一、计划性,舆论讲究一律,尽管招牌挂起,货色单调贫乏,勉强支撑,难以为继,不久只好知趣收场。这次老店新开,也可说是受到当前开放搞活大气候的催发。既然开张,当尽力使铺子做出特色,不使读者失望。

语不惊人,并非谦辞,它的经营特色也在此。这里没有高档家电,只有纽扣针线;没有烧鸡牛排,只有油条粢饭;也不备“味道好极了”的雀巢咖啡,只有苦涩的大碗茶;也不经营时令补品,但退热片、清凉油却是常备不缺的。一句话,平凡而又平凡。这里不挂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的衔头,也没名流书写招牌,一切承包,自己动手,个体经营,自负盈亏!

而且自订规章,每篇文章不超过五百字。短一点,有好处。读者感到上当,也不过一两分钟,损失不大。

趣闻化为财富

美国人多秃头。这则小小国际趣闻，一般人听了就最多笑笑而已，而日本商人却把它当做一条重要信息，为此在美国开辟假发市场，赚了大钱。

不妨从3月29日《新闻报》登的这条消息，看看日本人的“经济头脑”！他们怎么知道美国有两千五百万人为秃头所苦恼？显然是经过一番周密调查的。情况明了后，下一步再考虑到能赚多少钱？用甚么办法去赚钱？为了赚钱，他们不满足于设计一般秃头所需要的假发，而注意到人种复杂的美国秃头在颜色、发质上的许多差别，总之，为了赚别人的几个钱，真做到尽心焉耳矣。西方资本家说：“顾客是上帝”，听来也不无道理，当然不能说穿，其所以奉为“上帝”，还不是因为能为老板钱袋服务，那也是实情。我想，顾客才不管甚么“上帝”不“上帝”呢！只求做生意的能为他设想，多花几个钱，他乐意。日本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使世界老牌资本主义刮目相看，他们的生意经实在不凡。咱们打进斗争激烈的国际市场，是一名新手，学习人之所长，提高本领，还是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。

(1988年4月23日)

踏着红地毯下台

南方一个城市的副市长，因经营一个公司失败，亏欠了国家三千多万元贷款而“引咎辞职”，市政府同意了，市人大点头

了。至少从发布的新闻看，此案已处理完毕。

然而，留下的疑问还是令人费解的。

如果是普通人，是没有本事凭一千元钱存款在银行开个户头，向国家银行弄到四千万元贷款的，因为他是特殊人，是副市长，他有权，却可以这样做。试问，是不是所有副市长一级的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呢？恐怕也不。这个副市长为什么有偌大神通呢？不解！

三千多万元蚀了，不是小数，谁赔？也未提及。副市长是政府工作人员，虽可分工抓经济，但究竟不等于一个官商合一的公司董事长。考察政府工作人员，也是看他的政绩，不是看他做生意的盈亏。董事长生意亏了，引咎辞副市长之职，又不容易懂。

如果副市长做生意是经过同意的，做生意亏损，同意者也不能辞其咎；如果是背着干的，那就不仅是“引咎辞职”的问题。现在不是免职，撤职，而是客客气气铺一条红地毯请君下台，更令人费解，特别是当北京两会召开，代表、委员们对党风官风不正意见最集中的时候。

(1988年4月26日)

“甲乙堂”及其他

旧中国有抑商的传统。挖苦商人的笑话不少。“甲乙堂”即其中之一。

一皮匠发了大财，盖了一座漂亮府第，央请一位老秀才为之命名题匾，以光门庐。秀才略一思索，题写了“甲乙堂”三字，阔老大喜，而别人却暗暗好笑。原来堂匾正是挖苦这位暴